



传媒面孔

□《江西日报》记者 曾悦之

看见文脉传承 见证文明交融

“对于海昏侯文物的研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每一个陶艺家，心里都装着一个‘景德镇’的梦”……这是我在此次“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采访中，令我感触最深的两句话。

有着“千河归鄱湖、鄱湖入长江”之称的江西，拥有长江岸线152公里，全省97.7%的面积属于长江流域，闪耀其中的赣鄱文脉深邃而绵长。采访的首站，我走进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13年前，海昏侯墓考古轰动全国。“老朋友”杨军是海昏侯墓考古领队。见他时，他和同事正在实验室研究失传1800年之久的《齐论语》，但我此行目的并非《齐论语》，而是一件名为“孔子徒人图漆衣镜”文物。

该文物发掘于海昏侯墓西室，上面的孔子图案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孔子画像。它最初被认为是屏风，随着科技在实验室考古的运用，研究发现“孔子徒人图漆衣镜”是由衣镜主屏和《衣镜赋》辅屏共同构成的双折式屏风。采访间，他向我列举了该成果的不少佐证，我们又去了展馆“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展台。我记得当时展台前围满了观众，杨军临时还充当了“讲解员”。

采访结束后，从事考古工作30余年的杨军，面对海昏侯的研究也不由感叹“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自2011年海昏侯墓发掘以来，我采访过不少像杨军一样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他们当中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人，从田野考古到实验室考古，一代又一代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匠心守文物，妙手护文脉。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将采访内容制作一期融媒体产品发给杨军，他回复说：“你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令我倍感欣慰。

如果说在文物考古工作者身上看到的是“跨越千年的文脉守护”，那么，此行在景德镇的采访看见的则是一场“奔赴山海的文明交融”。

陶瓷，被誉为是“世界的语言”。历史上，景德镇瓷器沿着长江走向海外，是世界多彩文明交融的见证。

“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采访时，这句话已完全具象化了。此行目的本是去探访“元青花”，但这次采访却让我看见另外的“风景”。

在景德镇陶溪川市集上，我认识了新加坡陶艺家林善春，他是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师，每年会利用假期来到景德镇成为“驻地艺术家”。他告诉我，景德镇拥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这里有烧制大件作品的窑、有世界最好的陶艺家、有来自全世界的手工艺者……”前不久，他组织了10余名新加坡陶艺家来到景德镇交流，参加景德镇举办的“春秋大集”，与全球55个国家的500余名国际艺术工作者和800多名国内手艺人“同台竞技”，其中一个叫蓝漫杭的新加坡青年陶艺家感叹“景德镇有完备的陶瓷产业链”，她渴望在景德镇能有自己的工作室。

文明因交融而精彩，这是我在此行采访中最切身的感受。在景德镇三宝国际陶艺村博物馆，67岁的意大利陶艺师Adele Stefanelli来景德镇驻场，是想攻克长期困扰她的“青花薄胎”难题，而82岁的加拿大画家乔治来到景德镇纯粹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景德镇三宝的那个夜晚，他们讲述了在景德镇的见闻。当我问他们对景德镇印象时，乔治拿出了他在景德镇展出的作品照片。作品中，他把景德镇融合成了一个光点，和其他颜色的光点组合在一起。他告诉我，不同颜色的光点代表景德镇是多彩的，“陶瓷从这里链接世界”。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文化报道的记者，此行采访也让我更系统地深入到长江流域浩瀚文脉中，看见了新时代长江文化多彩风景，更感受到了赣鄱大地正以蓬勃之态助力奏响长江之歌。



曾悦之在景德镇采访时，拾起一块瓷片仔细打量。

92岁的黄万波和他的“好奇心”

□潮新闻记者 葛熔金

“最近，‘巫山人’的发现者黄万波教授正在巫山县的龙骨坡遗址现场主持第五次发掘。”我在重庆云阳县采访张飞庙搬迁时，与该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陈昀交谈时得到了这个消息。

前期对“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专题报道活动资料梳理过程中，龙骨坡遗址就让我印象深刻。当今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祖先在非洲，有关中华炎黄祖先，最早也只能上溯到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生态优越的长江流域，会不会有更早的古人类？1985年，从龙骨坡遗址发掘出一枚距今约204万年的“巫山人”下颌骨化石，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带来了可能性。

而今92岁的黄万波，就是这枚下颌骨化石的发现者。从1954年至今的70年间，黄万波一直在考古发掘的一线，除了“巫山人”外，他还是“蓝田人”“和县人”等著名古人类的发现者，同时也是国内熊猫起源研究的权威专家。

是什么力量驱动着92岁的黄万波仍坚守考古一线？从重庆奉节白帝城颠簸70公里前往巫山县庙宇镇的盘山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驱车3小时，我们看见密林中一个依斜坡而上的罩形建筑，就是巫山龙骨坡遗址。入口处的墙壁上挂着手套、标尺卡、米格纸、测距仪等工具，坡地上是大大小小的探方坑。在遗址现场的左侧半坡上，坐着一位个头偏矮、头戴鸭舌帽、穿着黄绿色T恤衫、面容清瘦的老先生就是黄万波。他时不时用笔在本子上记录。

黄万波在一副深度眼镜下，目光深邃，精神矍铄。因为提前进行过沟通，他大致知道我们的来意，提议先带我们参观遗址内重要的点位再进行采访。

看似枯燥的黄土和夹杂着骨头的石灰岩，经他介绍立刻变得生动形象了。他带我们来到一处名为“最后的晚餐”的化石模型

前，娓娓讲述关于“巫山人”的故事。

思维活跃、平易近人、身姿矫健、非常勤奋，这是在1个多小时采访中，我对黄万波这位著名古人类学家初次见面的最直观感受。在龙骨坡遗址发现40年间的5次考古发掘工作，他都亲自到现场主持参与，与队员们同吃同住，上午8:30到晚上5:30走，几乎雷打不动。在从事人类考古的70年间，他更是跑遍了国内可能有古人类遗存的上百个洞穴、遗址，踏遍了东非大裂谷等在内的重要古人类遗存点。

当被问及70多年来，他坚持在考古一线奔走最大的动力在哪时，黄万波斩钉截铁的回答：“好奇，我的回答都是好奇。”

“我发现那些化石都是好奇驱使的结果，表现出来就是你对于这个东西的认真，去认识它，解开心中的疑问。人类从动物一般生活到如今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智力，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好奇心和创造力，了解人类源起的意义也在于此。”黄万波说。



黄万波教授(左三)与葛熔金(左二)等潮新闻“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文化考察队部分队员在龙骨坡遗址现场合影。

他告诉我们，现在“巫山人”是人是猿没有定论，所以他就要在这里挖。带着这个好奇，他必须要找到真实的证据，如果找到胳膊骨或头盖骨，那这个好奇的结果就出来了。

好奇驱动着人类在进化中脱颖而出，也驱动着黄万波这样的学者，以百万年为尺度寻找“何以中国”的答案，为人类起源的世界性研究提供实证。

被长江文化博大精深折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名人的代表之一。

“诗人故里寻访”是《湖北日报》推出的“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系列报道之一。11月中旬，我从武汉出发，前往宜昌市秭归县探访屈原故里，探寻千年文脉。

了解屈原，要从楚辞开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凝结了中国人数千年来对家国情怀最深沉的寄托，无疑是沉甸甸的。

秭归是一座长江边的山区小县，因为三峡大坝建设，许多农民成为移民。屈原的诞生地屈原镇乐平里在距县城约70公里的一个山洼洼中，附近是“中华屈氏第一村”归州镇万古寺村。在乐平里，我采访了屈原庙第三代守庙人、75岁的农民诗人黄家兆和屈原后裔、万古寺村村支书屈家明。

屈原生于秭归，逝于汨罗，两地文化多有交流。黄家兆回忆：“汨罗诗人吟诗时，我用他的诗韵来唱和，都能对得上，这说明我水平很高！”

万古寺村曾是贫困村，屈家明也不知道自己是屈原后裔，2009年通过屈原后裔寻访活动才厘清了根脉，村里借此打出屈原文化牌，为乡亲们谋谋发展。

为了向村民讲解传承和发扬屈原文化的意义，屈家明直接向村民说：“讲屈原文化，橙子一斤能多卖5毛钱！”

秭归盛产脐橙，当地小学生都会背《橘颂》；县里各式各样的群众诗词文化活动每年有三四十场；《灵牛》《我哥回》等“屈原传说”，当地人都会讲几段……两天采访下来，我有恍然大悟之感：润物细无声，屈原在庙堂之上，更在山林田地之中，在家乡人实实在在的生活里。

长江也是如此。家住长江边，日饮长江水，母亲河就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里。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有过悲壮的时刻：1998年，军民千群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抗洪魔。现在，它留下了更多的秀美和灵动——今年10月，全球首份长江江豚“追踪地图”和“赏豚攻略”在武汉发布，市民沿图打卡，捕捉“微笑天使”的俏皮瞬间。

它是沿线的遗址、诗篇、绘画、戏剧，也是春夏之交的芦苇荡、孩童追逐放飞的风筝、热力四射的广场舞、母亲喂了一天的排骨汤，是脐橙，是莲藕，是武昌鱼，是大河蟹……这可能是长江文化润泽的样貌，它自然而然和生活融为一体。

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并列列为中华文明的两大源泉。在“文化中国行·



张歆(右)和乐平里屈原庙第三代守庙人黄家兆(中)、当地党员干部在屈原庙前合影留念。

长江之歌”宣传活动开展之时，长江文化艺术季活动也走向了尾声。我参与了多场活动报道，深深为长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多彩多姿而折服。

在全媒体时代，记者沟通、采访、成稿常常一天内完成。囿于各种原因，即便深入了文化场所，也来不及细细感受，总有半颗心“悬着”，想着得收集到足够的素材，完成采访的任务，这之于记者，何尝不是一种遗憾。唱着长江的歌谣，我有了新的启示：文化本就不是刻意的表现，它渗透在细节里，是无需提醒的自觉。爱文化，就走进生活本身！

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长江”乐章

□《安徽日报》记者 陶妍妍

长江万里白如练，淮山数点青如黛。

安徽处于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的下游。滚滚长江水自江西进入安徽，西起宿松小孤山，东抵马鞍山采石矶，流经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共5市，在江淮大地蜿蜒416公里，故有“八百里皖江”之称。

因为长江，李白才在安徽留下《秋浦歌十七首》；因为长江，安徽有了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因为长江，芜湖成为四大米市；还是因为长江，桐城派文化才能影响文坛数百年。皖江文化作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形成了芜湖铁画、池州傩戏、桐城派、六尺巷、黄梅戏、芜湖米市等一批颇具盛名的特殊文化符号。

近日，《安徽日报》和《浙江日报》共同组成采访组，赴安徽省的安庆市、芜湖市、铜陵市等地，围绕长江地标、人文艺术、考古历史、非遗风物、古城村落等内容，进行实地采访调研与报道。我也跟随“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采访组实地采访，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探访之旅。

《浙江日报》采访组沿长江顺流而下，我们在芜湖市会合。采访组第一站来到著名的人字洞遗址。遗址位于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藕岭山南坡，是目前欧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期早期文化遗址之一，也是目前



陶妍妍(左)在盛昌林的带领下参观人字洞遗址。

亚欧大陆已知时代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因其原始剖面酷似“人字形”而得名。

72岁的老人盛昌林在等候我们。盛老是土生土长的孙村镇长堠村人，世代定居在藕岭山脚下，之前在水泥厂当厂医，对人字洞发掘考古工作很熟悉。他笑称自己是人字洞的“守门人”，日常不仅担任遗址公园的预约参观工作，还承担起人字洞陈列馆的讲解工作。作为知名“地导”，他说自己守护人字洞已经40年，考古学家换了好几波，这里发掘出很多古化石，专家们也说那些石器“很有人味”，但就是没发掘出一块古猿人的头盖骨化石，所以他给自己取网名“癞狗祖古猿”，

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等到人字洞发掘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

繁昌沿江，经济开发较早。这里的服装产业、食品产业、光伏产业都很发达。改革开放初期，矿业也一度红火。藕岭山本建有水泥厂，因采矿过程中发现了古生物化石，不得不停业，当时很多老百姓颇有怨言，盛老谈起往事时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这一代，保护和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任。”

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需要有接续力，如何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需要更多年轻人加入其中。

繁昌窑被誉为中国清白瓷的摇篮，为保护好沿山而建的繁昌窑遗址，如今这里建有一座龙窑博物馆。在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为我们做讲解的就是两位年轻的古陶瓷研究员。他们的讲解稍显稚嫩，繁昌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汪发志就在一旁逐一补充，看得出他对年轻人的栽培之意。他说，繁昌窑对专业人才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文保中心这几年进了好几位名校高材生。

此次“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系列采访报道，不仅沿途品读长江文化的古老韵味，也在深入挖掘长江文化新时代的鲜活内涵。几天采访下来最深刻的感受是，万古长江奔流，千载文脉不息，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长江之歌乐章在书写诞生。

苗绣作品，了不得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祖嘉

从舞龙嘘花闹元宵到姊妹节再到“村BA”，在我的印象里，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一直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地方。这次走进没有举办活动的台江县，一切都那么安静，仔细观察，却又能感受到这里的与众不同。

台江县地处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清水江中游南岸。清水江是贵州第二大江，属长江支流沅江上游河段，以水清纯而闻名，流经贵州黔东南州全境，两岸居住着苗族、侗族少数民族同胞。他们在岁月长河中，在两岸创造了苗绣、侗族大歌、蜡染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沿着清水江，深秋的风穿过群山，温柔地抚摸着台江县每一寸土地，大街小巷的人们认真地生活，穿城而过的清水江支流翁你河河面铺满了阳光，“蝴蝶妈妈”的故事还在流传。跟着导航穿过横跨两岸的风雨桥，就到了台江姊妹街，街道里是随处可见的苗绣绣坊。台江全县人口16万，苗族占98%，被称为“天下苗绣第一县”，苗绣在这里被赋予了更多可能。

街道尽头的浩韵苗族民间博物馆里，这次采访的主人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级代表性传承人、台江县浩韵民族银饰刺绣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石传英正在和绣娘们一起赶制一批订单。

听到我们介绍本次采访的主题是苗绣和苗绣的传承，石传英拿出了不同绣法的绣片，介绍着不同的绣法：平绣、贴布绣、打籽绣、破线绣、皱绣……以及那些在苗族历史上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图腾，如蝴蝶纹、鸟纹、鱼纹、花和植物等。

石传英向我们讲述着她学习、传承苗绣的过程，在说到自己苗绣作品走向国际、走进国际时装周时，她哽咽了。出乎意料的泪水，让我们不禁发问，已经过去几个月为什么提起还是这么感动，“他们都说我了不得，在大山这边小小的工作室里，能和世界著名品牌合作”。

从杨仰九到石传英，她们带着苗绣朝外走，走了几十年，走过泥泞的山间小路，走到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我做到了她们没做到的”，石传英从小不仅学习苗绣，也学习绘画、剪纸，“妈妈她们都要找别人画样板，我就要都学会，不靠别人。”

“好强”是石传英能带着苗绣走远的原因之一，她努力做到别人可以做到的，慢慢地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

石传英拿出手机，一张张地打开、放大图片，给我们看突破重重困难完成的成品，石传英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苗绣能如此呈现。

问起石传英最珍惜的苗绣作品，她带我们走到博物馆二楼，里面都是她珍藏的苗绣作品。她从柜子里拿出了13岁时为自己缝制的第一件衣服以及奶奶留下来的一件苗绣衣服，“很多人想买这几件衣服，我不卖。”

看到这几件衣服的时候，苗绣所承载的苗族记忆扑面而来，把我们带到时空之隅凝望着这些精美绣品。我们明白了她一定要留下这几件衣服的原因，奶奶留下的那件衣服上的苗绣虽历经百年，但光彩依旧，是她和奶奶之间的联结；自己缝制的第一件衣服的一针一线里都是那时的她对苗绣、对苗族历史的理解，对她来说，那是初心、是起点。

苗绣是苗族女性对自然、祖先历史的理解与传承，也是连接苗族人的纽带。多年以后，我们再拿起那几件石传英珍藏的苗绣服装，除了岁月的回响，更会想起山间的梦想，群山的新篇。



陈祖嘉在浩韵苗族民间博物馆中采访。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